

呂氏春秋第十卷

孟冬紀第十

十月紀

一曰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晦。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玄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弇。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乃賞死事恤孤寡。是月也。命太卜禱祠龜策占兆。審卦吉凶。於是察阿上亂法者則罪之。無有撓蔽。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而成冬。令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圉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關籥。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營邱壘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貴賤之等。級是月也。工師劬功。陳祭器。按度程。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是月也。大飲蒸。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牲祠于公社及門閭。饗禱祖五祀。勞農夫以休息之。天子乃命將率講武。肄射御角力。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無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

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節喪

二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膚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為也故有葬死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為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扣之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濕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譬之若瞽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柱也狐狸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柱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棺槨所以避螻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為子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為榮節儉者以為陋不以便死為故而從以生者之誹譽為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忘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盤肝以求之野人之無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其為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況於亂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玩好貨寶鐘鼎壺鑑譽馬衣被戈劍

不可勝其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湊之室。棺槨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者彌怠。而葬器如故。其勢固不安矣。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輅。羽旄旌旗如雲。僂僂以督之。珠玉以佩之。黼黻文章以飭之。引紼者左右萬人以行之。以軍制立之。然後可以此觀世。則美矣。侈矣。以此為死。則不可也。苟便於死。則雖貧國勞民。若慈親孝子者之所不辭為也。

安死

三曰。世之為邱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其設闕庭為宮室。造窟阼也。若都邑。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為死。則不可也。夫死其視萬歲猶一瞬也。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者之慮。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為死者之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為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扣。扣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人必相與笑之。以為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者。是無不扣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荆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其皆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是故大墓無不扣也。而世皆爭為之。豈不悲哉。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釜鬻者而逐之。憚耕稼采薪之勞。不肯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無以為之。於是乎聚群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過客。又視名邱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扣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今茲

邪盜賊寇亂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貴也非惡其勢也以為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阪隰則同於阪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衆知愛人者寡故宋未亡而東家相齊未亡而莊公家相國安寧而猶若此又况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鄰類也故反以相非反以相是其所非方其所是其所是方其所非也是非未定而喜怒鬪爭反為用矣吾不非鬪不非爭而非所以鬪非所以爭故凡鬪爭者是非已定之用也今多不先定其是非而先疾鬪爭此惑之大者也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者也主人以璵璠收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璧之猶暴骸中原也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

異寶

四曰古之人非無寶也其所寶者異也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邱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荆人畏鬼而越人信機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邱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不以利為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為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伍員亡荆急

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伍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渡之絕江，問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劍以予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荆國之法，得伍員者，爵執圭，祿萬擔，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猶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為乎？伍員過於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衆矣，將奚不有為也，而無以為為矣？而無以為之，名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其惟江上之丈人乎？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為之賜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為寶，我以不受為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蘇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蘇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賤者，賤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知彌拙，其所取彌拙。

### 異用

五曰：萬物不同而用之於人異也。此治亂存亡死生之原，故國廣巨，兵彊富，未必安也。尊貴高大，未必顯也。在於用之，桀紂用其材，而以其亡；湯武用其材，而以其王。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為此也？湯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網罟，今之人學紂，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

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網鳥也。周文王使人扣池。得死人之骸。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今我非其主也。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骸骨。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其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故聖人於物也。無不材。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擗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又況於以尊位厚祿乎。古之人貴能射也。以長幼養老也。今之人貴能射也。以攻戰侵奪也。其細者以叔弱暴寡也。以過奪為務也。仁人之得飴。以養疾侍老也。跖與企足得飴。以開閉取健也。

呂氏春秋第十一卷

仲冬紀第十一

十一月紀

一曰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冰益壯。地始坼。鶡鴠不鳴。虎始交。天子居玄堂太廟。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稷。其器宏以弇。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蓋藏。無起大衆。以固而閉。發蓋藏。起大衆。地氣且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多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是月也。命閭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賤近習。無有不禁。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醴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無有差忒。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原。淵澤井泉。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牛馬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山林數澤有能取疏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其有侵奪者。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弇。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日短至。則伐林木。取竹箭。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庭門閭。築園囿。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氣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蟲螟為敗。水泉減竭。民多疾癘。

至忠

二曰至忠逆於耳。倒於心。非賢主其孰能聽之。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人主無不惡暴疾者。而日致之。惡之何益。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人時灌之。則惡之。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荆莊袁王獵於雲夢。射隨咒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為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荆興師戰於兩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軍旅曰。臣兄之有功也。於車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其惡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咒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行矣。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為勸。人不知。不為沮。行無高乎此矣。齊王疾痲。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彊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為王。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屨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饗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

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擊乃死。夫忠於治世。易忠於濁世。難。文擊非不知活王之疾而身獲死也。為太子行難以成其義也。

忠廉

三曰士職之不可辱者。大之也。大之則尊於富貴也。利不足以虞其意矣。雖名為諸侯。實有萬乘。不足以挺其心矣。誠辱則無為樂生。若此人也有勢則必不自私矣。處官則必不為汙矣。將衆則必不撓北矣。忠臣亦然。苟便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違。殺身出生。以徇之。國有士若此。則可謂有人矣。若此人者。固難得。其患雖得之。有不智。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矣。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於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擊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捍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要離得死。歸於吳。吳王大悅。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為不仁。夫為故主殺新主。臣以為不義。夫捍而浮乎江。三入而出。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殺耳。臣己為辱。

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要離可謂不為賞動矣。故臨大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廉故不以貴富而忘其辱。衛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於使。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富貴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馬能戰，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於焚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祿，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為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邱。弘演可謂忠矣。殺身出生，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

當務

四曰辨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務。惑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夫亂天下者，必此四者也。所貴辨者，為其由所論也；所貴信者，為其遵所理也；所貴勇者，為其行義也；所貴法者，為其當務也。跖之徒問於跖曰：「盜有道乎？」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闕內中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備說非六王五伯以為竟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禹有淫酒之意，湯武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故死而操金椎以葬，曰：「下見六王五伯將殺其頭矣。」辨若此，不如無辨。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

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為？於是具染而已。因抽刀而相啖，至此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尚為妾，已而為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為後用法，若此，不若無法。

### 長見

五曰智，所以相過，以其長見與短見也。今之於古也，猶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於古也。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古。今前後一也，故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也。荆文王曰：覓謗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穀，得焉，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於是爵之五大夫。申侯伯善持養吾意，吾所欲則先我為之，與處則安曠之而不穀喪焉，不以吾身遠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於是送而行之。申侯伯如鄭阿鄭君之心，先為其所欲，三年而知鄭國之政也。五月而鄭人殺之，是後世之聖人使文王為善於上世也。晉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為君恥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是師曠欲善調鐘以為後世之知音者也。呂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

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魯公以削至於觀存三十四世而亡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吳起曰竊觀公之意視釋天下若釋躡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抵泣而應之曰子不識君知我而使畢能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楚有間西河畢入秦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先見而泣也魏公叔座疾惠王往問之曰公叔之疾嗟疾甚矣將奈社稷何公叔對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為不能聽勿使出境王不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賄而今謂寡人必以國聽鞅悖也夫公叔死公孫鞅西遊秦秦孝公聽之秦果用彊魏果用弱非公叔座之悖也魏王則悖也夫悖者之患固以不悖為悖

呂氏春秋第十二卷

李冬紀第十二

十二月紀

一曰李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氏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醎。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雁北鄉。鵲始巢。乳雉雛。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稷。其器宏以弇。命有司大儺旁礫。出土牛以送寒氣。征鳥厲疾。乃畢行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祇。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復堅。命取冰。冰已入。令告民出五種。命司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秣薪柴。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歲將更始。專於農民。無有所使。天子乃與卿大夫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牡。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享。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芻豢。令宰應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之犧牡。以供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行之令是。此謂一終。三旬二日。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鄰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稍釋。

士節

二曰士之為人當理不避其難臨患忘利遺生行義視死如歸有如此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國必由如此人者也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此人也。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齊有北郭騷者結采罔捆蒲葦織屨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齊君出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奔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伉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筭而從造於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筭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已也曰晏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介立

一作  
注意

三曰以貴富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窮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

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為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為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橋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文公聞之。曰。諱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釜蓋。藁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人心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唇乾噉。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推之離俗遠矣。東方有士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邱。見而下壺餐以饋之。爰旌目三饋之。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邱也。爰旌目曰。諱汝非盜耶。胡為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鄭人之下轅也。莊蹻之暴郢也。秦人之圍長平也。韓荊趙此三國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矣。其士卒眾庶皆多壯矣。因相暴以相殺。脆弱者拜請以避死。其卒遽而相食。不辨其義。冀幸以得活。如爰旌目已食而不死矣。惡其義而不肯不死。今此相為謀。豈不遠哉。

### 誠廉

四曰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堅與赤。性之有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取而為之也。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汙也。亦猶此也。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為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

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即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關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謠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正與為正樂治與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庫自高也今周見殷之僻亂也而遽為之正與治上謀而行貨阻邱而保威也割牲而盟以為信因四內與共頭以明行揚夢以說眾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亂世不為苟在。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

不侵

五曰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為人以身為人者如此其重也而人不知以美道相得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辭其患豫讓公孫弘是矣當是時也智伯孟嘗君知之矣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不遺乎輕重也湯武千乘也而士皆歸之桀紂天子也而士皆去之孔墨布衣之士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自

此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必自知之。然後可。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之行何其惑也。子嘗事范氏中行氏。諸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至於智氏。而子必為之報。何故。豫讓曰。我將告子其故。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饑而不我食。而時使我與千人共其養。是眾人畜我也。夫眾人畜我者。我亦眾人事之。至於智氏。則不然。出則乘我以車。入則足我以養。眾入廣朝而必加禮於吾。所謂國士畜我也。夫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豫讓國士也。而猶以人之於己也為念。又況於中人乎。孟嘗君為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若使人西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何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也。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醜之以辭。以觀公孫弘。公孫弘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昭王曰。孟嘗君之好士何如。公孫弘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則慚為人君。不得意則不屑為人臣。如此者三人。能治可為管商之師。說義聽行。其能致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必以其血汙其衣。有如臣者七人。昭王笑而謝焉。曰。客胡為若此。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謹諭寡人之意也。公孫弘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王也。孟嘗君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凌。可謂士矣。

序意

一作康考